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七

南北朝

戊辰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凉承元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

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于平凉。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凉。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淸軍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同之子曰。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禽之。昌至平城。魏主以妹

奚斤始則堅壘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爲恥冒昧追敵其進也由於妬功其被擒也仍由於無能庸懦好忌者流深可恨亦可哀

妻之。賜爵會稽公。後昌以謀叛見殺。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卽位。改元。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定于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爲所禽。

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食。

己巳 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

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晉南渡後。僑置徐州于京口。宋改曰南徐。至隋始省。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爲荆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非易。汝性褊急。宜念裁抑。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毋以喜怒加人。名器深宜愛惜。爵賜尤應裁量。聲樂遊嬉。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衆事也。

三月。宋立子劭爲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潔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于魏主曰。今玆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浩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于人事。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淵辯等不能對。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撒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可一舉而禽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三陰己爲干之陰。巳爲支之陰。己巳今爲干支皆陰。是爲三陰

之歲旄頭昴七星主西方又爲旄頭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决矣遂發平城至栗水胡三省注在漠北近稽落山有竇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其衆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魏主得蠕蠕降人言可汗被病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五月壬辰朔日食

武都王楊元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冬。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于酢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十一月。己丑朔。日食。星晝見。十二月。秦地震。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魏南邊守將請逆擊宋人雖未必盡由私利起見然其謀畫則不及崔浩遠矣至欲悉誅境上流民尤爲乖謬河北皆魏地流民皆

庚午 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道憐之子。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

魏民妄有防人侵掠皀先指賊無辜乎

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然。獨崔浩以爲不可。浩曰。南方卑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又固諫。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卻敵。而反速之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于

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術。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揚州于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云害氣。庚金午火。歲在庚午。以火尅金。故曰自刑。

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所禁反。說文曰。水下漉爲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字度世。預之元孫。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襲劉曜于此。以河水泮爲神靈之助。因號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于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

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字文通跋之少弟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魏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于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崔浩言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奸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患盜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異揚湯止沸耶甚至斷新

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既而使將軍古弼魏內入諸姓。吐奚氏為古氏。弼初賜名筆。後改曰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涼。與戰。夏兵大敗。

西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宋時錢制數更。是年始置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至元嘉二十四年。復鑄大錢。時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以防穿鑿。宋主從之。明年罷之。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遂罷。後孝建元年。更鑄孝建四銖。文曰孝建。形式薄小。輪廓不成。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吏不能禁。物價踊貴。民患苦之。于是沈慶之建議。聽民鑄錢。郡縣置署。平其準式。去其雜偽。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乃止。

沈慶之。

錢用古錢則吏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善於此耳然錢法敗壞若此亦奚足稱

字弘先。吳興武康人。顏竣字士遜。延之之子。景和二年。即泰始元年。又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廓。不磨鑢。謂之耒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聽民私鑄。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鵞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已罷二銖。惟禁鵞眼綖環。餘皆通用。禁民鑄。泰始二年。乃普斷新錢。專用古錢。盖三十七年之間。錢幣凡七變云。

十一月。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字彥宗。畧陽垣道人。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

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委任之意耶。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注見前入濟南。至歷城。漢縣。今爲山東濟南府治。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既而到彥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宋主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蕭承之。字嗣伯。南蘭陵人。齊高帝之父也。北高平郡。治湖陸。注見前。宋有南高平僑郡。故此云北。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

窮蹙出降乞延殘喘於理當憐而宥之赫連定乃竟殲害無噍類殘忍極矣未十年而定亦殄滅足爲暴戾者戒

壽陽土荒民散。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淠水。即沘水。源出霍山縣。逕壽州。西北流入淮。

辛未　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饑。秦出連輔政。代北複姓有出連氏。輔政其名也。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夏主竟殺之。夷其族。西秦自乞伏國仁據苑川。至暮末亡。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

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于壽張。

本漢壽良。後漢更名。故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明初始移置今治。屬兗州府。道濟復自濟上至歷城。二十餘日間。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皆捷。叔孫建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助之。遂克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爲侍中。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于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遂釋之後慧龍卒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既而魏克平涼復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偪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既

謝述乞貸劭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亟焚其表可謂得人臣事君之義所惜猶告其子耳然較之明季抗疏論救陳說紛紜惟恐

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赫連夏自勃勃僭號至定亡。凡三主。合二十六年。]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

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爲太子詹事給事中。

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劭代湛。[後劭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劭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劭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劭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其表。謝述字景先。景仁之弟。]

世人不知事由已出者矣
晉書壞

秋九月。魏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胄遺逸。

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元。字子眞。涿人。博陵崔綽。安平人。趙郡李靈。字武符。平棘人。河間邢頴。字宗敬。鄭人。渤海高允。字伯恭。蓚人。廣平游雅。字伯度。任人。太原張偉字仲業。中都人。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舅崔浩。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愈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衆。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胡三省曰。令負冤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

壬申 宋元嘉九年。魏延和元年。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

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斂興利。商賈嗟怨。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

云晉室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晉縣。隋改長江。元省。故城在潼川府蓬溪縣。)令。逐陰平(宋有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故城在四川綿州德陽縣。)太守。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氐奴(孫愐曰。帛。姓也。)梁顯為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搆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蜀漢縣。隋省。故城在德陽縣。)山中。聚衆向廣漢。攻涪城。于是涪陵(晉郡。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是。)江陽(漢縣。晉為郡。今四川瀘州是。)遂寧(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潼川府。)諸郡守。皆棄城走。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廣乃詣陽泉寺。迎道人枹罕程道養。言是飛龍。推為蜀王。(建號太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長沙王。廣及梁顯等。皆為將軍。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參軍裴方明等出擊。先敗還。已頻破之。(明年。賊復攻逼成都。)

時道濟已卒。方明匿不發喪。以兵擊賊。大破之。賊退屯廣漢。分守郫城。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藉之。以兵來救。方明與藉之合攻郫。克之。斬程道助。進擊廣漢。賊衆奔潰。涪蜀皆平。

癸酉 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立以爲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遣太常李順。拜牧犍爲河西王。初。魏主遣李順至涼。涼王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責之。蒙遜乃拜受詔。及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惟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及是。牧犍使至。魏主謂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乃進順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

靈運直是作叛乃以詩交過果有其志則不應爲宋官矣史以恃才陵物爲其及禍之由是徇曲爲遷就[illegible]正義哉

冬十二月宋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字彥重昶之弟）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于三江口（在廣州府番禺縣東南鬱水爲西江溴水爲東江湞水爲北江西北二江合流而東與東江會謂之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同時名位素出其下者並見任遇意甚不平又多所陵忽故及于禍）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

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討楊難當。

斧椎斷矟輒貫數人氐豈肯聚立以待乃前諸犀甲之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枘著書家

破之。

先是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中山無極人。）刑政不治。乃自徒中起蕭思話（思話先爲青州刺史。魏克滑臺。思話棄城走。坐繫尚方徒作。今復徵起。）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奔洋川。（水。即洋水。在漢中府西鄉縣東。水經注。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爲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至是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爲前驅。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擊。屢破之。既而難當遣其子和將兵擊蕭承之。爲承之所敗。（承之與和相拒四十餘日。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敗走。承之追擊。斬獲甚衆。遂悉收漢中地。置戍葭萌水。（即白水江。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水經注。白水出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亦謂之葭萌水。）思話徙鎮南鄭。難

惡道不堪一噱

當奉表謝罪。詔赦之。甄法護坐賜死。

燕王弘稱藩于魏。

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款獻女于魏。乞爲附庸。燕主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已而魏主拔燕旁郡。引兵西還。至是。燕王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使燕被留。事具前。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 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

初。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本宋將被執。事具前。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亦宋將降魏。事具前。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由是魏人數伐燕。燕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及是燕日危蹙。燕主不遣太子質魏。魏頻伐之。遣使至宋。奉貢稱藩。宋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

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

劉湛始因景仁而進既乃猜嫌忌嫉反噬相加阿附權藩藉勢傾害賢小人姦險之尤者宋主既聞其謀乃不即為竄治而隱忍以釀禍何哉

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又陰謀遣人殺景仁。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景仁臥疾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

不疑也。庚炳之。字仲文。鄢陵人。

六月。宋大水。設酒禁。

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字道明。田子之子。以爲酒糜穀而不能療饑。請權禁止。從之。

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摹之。南蘭陵人。思話再從父。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

丙子年。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畏疑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

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即高句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境克之先是燕太常楊崏勸燕主速遣太子質魏燕主不從

啓遣尚書陽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數萬衆至和龍燕主焚宮室帥龍城見戸東徙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主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高麗處燕主于北豐地名高麗居二年燕主復遣使求迎于宋高麗人殺之北燕自馮跋簒立及亡凡二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絶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旨難當懼遂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

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丁丑　宋元嘉十四年　魏太延三年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

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皆漢時舊國注俱見前）悅般（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本北匈奴部落爲竇憲所破北單于西走康居其不能去者居龜茲之北爲悅般國）渴槃陀（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鄯善焉耆車師（注亦俱見前）粟特（一名溫那沙在葱嶺之西康居西北古奄蔡國也去代一萬六千里）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

西域去中國絶遠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爲蠕蠕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至是魏主復遣侍郎董琬等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卽漢大宛國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在破落那西北故康居國也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二國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絶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涼王牧犍奉詔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

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順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　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為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按南康府星子縣界。山周二百五十里。朱子以為即禹貢之敷淺原也。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于雞籠山。今曰雞鳴山。在江寧府上元縣西北。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立元學。太子率更令東宮官。主宮殿門戶。職如衛尉。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靈運從祖弟。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

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巾。首服也。褠。單衣也。江南人士交際。以爲公服）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于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于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年。（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武帝少子）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爲之選代。故以義季爲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兹又稱受其賄爲之隱史家前後矛盾若是殊屬忽略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溉灌則至今猶然非盡欺誣也

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涼王牧犍降

北涼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牧犍魏主遣醫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魏主乃大集公卿議于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爲牧犍罪惡未彰宜加恕宥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若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蒙遜數與順遊宴將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帛納順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之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

無水草。言以何蓄。又漢人終不于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何得通渠溉灌。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斥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將軍伊馛代人。言曰。涼州若果無水

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衆議皆不可用。魏主從之。六

月。發平城。使穆壽崇之孫代人。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

嵇敬魏北方諸姓。有紇奚氏。後改嵇氏。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命

公卿為書讓牧犍。七月。至上郡屬國城。漢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故城在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部分諸軍。以源賀禿髮傉檀之子。為鄉導。八月。牧

犍求救于蠕蠕。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嬰

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

燥地。特有此赦。以釋汝疑。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北涼自段業改元。沮渠蒙遜篡立。至牧犍亡。凡三主。合四十三年。

冬。十二月。宋太子劭冠。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後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詔賜死。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闞氏。齊闞止之後。以名爲氏。駰字元陰。敦煌人。張湛

字子然。敦煌酒泉人。劉昞字延明。索敞字巨振。陰興字世隆。俱敦煌人。宗欽字景若。趙柔字元明。俱金城人。程駿字驎駒。廣平曲安人。居涼州。程弘駿弟。從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字倫許。臨涇人。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字仕明。溫人。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于誘導。肅而有禮。多所成就。常爽亦置館于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溫水。亦曰溫湯。在大同府大同縣西南。水經注。桑乾城西有溫湯。即此。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考秦以十月爲正。漢初因之。天文志所云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今之七月也。宋劉攽之論甚詳。已具前五星聚條下。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改元已非正理況傅會神書以眞君自號乎古今紀年之誕無有甚於此者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爲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也。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眞君元年。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魏大赦改元。

魏主改元太平眞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眞君故也。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字休明。文帝第二子。爲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身引接。未嘗稍懈。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于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洪之宗。王履謐之孫。劉敬文沛郡人。孔允秀魯郡人。皆以傾陷有寵于義康。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允

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搆陷之。自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爲江州刺史。出鎭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主家亦何爲者而會稽主竟視如護符爲其子乞死命時尚悍橫若此其貽謀之不臧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委巷婦嫗嫚駡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高祖微時。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爲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免履死。廢於家。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所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王球。字蒨玉。謐之子。劉班。劉湛小字。班虎。故稱爲班。車子。義康小字。蔣山。卽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初寧陵在其南。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爲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爲僕射。始興王

怏怏不得志蓋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時謝靈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綱紀矣然文帝既知逆惡之萌又恐以妒才信讒爲嫌濡忍不斷卒至芽蘖斧柯悔之已晩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爲千古龜鑑

濬爲揚州刺史。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字臺真。武康人。爲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蔚宗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蔚宗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蔚宗。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辛巳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州軍事。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爲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年命窮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扶。姓。令育。名。巴東人。

壬午（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眞君三年。）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高卑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

先是。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至是。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武帝從母弟懷敬之子。）分兵攻取旁邑。難當遣兵拒戰。方明等大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方明以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

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爲楊元後。守仇池。魏人逆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既而魏擊宋仇池。取之。胡崇之被擒。楊保熾走。

秋。七月。甲戌晦。日食。

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爲河西王。

凉之亡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寇魏酒泉。拔之。已而魏克酒泉。無諱遂棄敦煌。西據鄯善。今甘肅西安府之西。有地名噶斯。即古鄯善國。時州人闞爽凉故太守。據高昌。今吐魯番地。漢爲車師前部高昌壁。凉張駿于此置高昌郡。爲唐契亦凉故將。所攻。爽遣使詐降于無諱。欲與之共攻契。比無諱至高昌。契已死。爽閉門拒之。無諱因襲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宋以無諱爲河西王。爽奔蠕蠕。無諱尋亦卒。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廟。

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魏以李寶（字懷素。西凉武昭王暠之孫。）爲敦煌公。

寶自其伯父歆爲沮渠蒙遜所滅。北奔伊吾。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餘衆。及沮渠無諱棄敦煌而西。寶帥衆自伊吾入據之。繕修城府。規復先業。遣使奉表于魏。魏以爲鎭西大將軍敦煌公。已而寶朝于魏。魏遂留之。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癸未（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眞君四年。）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

月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烈帝之元孫）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谷注見前）保宗弟文德説保宗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其屬符達等遂舉兵立文德爲王據白崖（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漁陽人）督關中軍至下辯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文德遣使求援于宋宋以文德爲征西大將軍武都王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

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後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俄而賊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

魏以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鴈門平原人。古弼輔之。弼忠謹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

古弼在魏頗著直聲然亦何至於君前起捽侍臣古之激讜者伏青蒲攀殿檻而極矣何嘗失禮若此乎但圍棋不聽奏事亦非臨下之體元魏君臣蓋兩失之

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乃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令冠履就職。且諭之曰。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者。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潔有罪誅。樂平王丕明元帝之子。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潔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

將擊柔然潔諫止之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潔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胡三省註卽鹿渾海之谷也地直平城西北潔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潔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魏主收潔囚之魏主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潔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丕以憂卒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朕還臺先斬此奴弼官屬惶怖并恐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宋以衡陽王義季爲兖州刺史南譙晉僑郡梁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王義宣子。武帝爲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滅之者。遷代之譏。必歸于吾矣。師護。義季小字。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餞義季于武帳岡。在上元縣故臺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乙酉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眞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歷。

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云。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

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歷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歷書。日。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奇日爲大餘、奇分爲小餘。積而成閏。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惟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承天法。每月晦朔及弦。皆定大小餘。或連三月皆大。或連二月皆小也。比舊爲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率與律通。

宋以武陵王駿文帝第三子即孝武帝。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

子。以范蔚宗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蔚宗甥太子中書舍人謝綜。述之子。綜引熙先見蔚宗。熙先家故饒于財數與蔚宗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從容說蔚宗弑宋主。立義康。蔚宗愕然。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之恥。欲爲之死。不亦惑乎。蔚宗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蔚宗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素爲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于是密相署置。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蔚宗等謀以

於時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臣兼是逆子。詩雖佳。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此。臨終相語。似有惜意識

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蔚宗。蔚宗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蔚宗、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熙先被收。望風吐欵。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于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蔚宗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比誅。其母在市。弟泣責之。蔚宗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乃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止之。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自蹈逆亂。獨不出視。蔚宗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爲庶人。徙安成郡。注見前。

有司奏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字道輝。林子之子。爲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眞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盧水胡蓋吳。宋發兵援之。

先是。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于杏城。有衆十餘萬。表降于宋。魏將拓跋紇討之。敗死。河東蜀 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至是魏主發兵討之。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諸軍大破吳于杏城。吳復遣使求援于宋。宋以吳爲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爲吳聲援。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于魏主以爲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邱墟朕欲除僞定眞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長少悉阬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

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魏人侵宋。

初魏移書于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地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郎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騷動。宋主以爲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

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盈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于計爲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

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淸濟。功費既重。勞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節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宋伐林邑克之。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奉貢于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字元幹。家世儒素。愨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在日南。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

南。粟城遣慤爲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和之等乘勝入象浦。在盧容縣。縣本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馬甲謂之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夏六月癸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以杜坦驥之弟。爲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宋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晩渡者。朝廷悉以傖荒謂其自荒外來也。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

門第衡人最為江左惡習果其人才足錄奈何以疆界限之如是而欲希遊日磾流輩不啻霄壤之異好矣

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八月。魏將陸俟（魏內入諸姓。步六孤氏。後改陸氏。俟。代人。）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

蓋吳屯杏城。魏遣高涼王那（平文帝之後。）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以為不討蓋吳。其變未已。莫若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吳必就禽。諸將咸曰。脫吳叔不返。誰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

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爲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復遣侯鎮長安。侯單馬至鎮。超喜。以侯爲無能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丁亥 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眞君八年。秋。八月。宋衡陽王義季卒。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戊子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眞君九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爲徐州刺史。

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己丑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眞君十年。秋七月。宋以隨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後改封竟陵王。爲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元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封狼居胥事見前。御史中丞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柔然處羅可汗。敕連可汗死。處羅可汗立。為魏高凉王那所敗。遁走。那追之九日夜。悉收其輜重而還。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庚寅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眞君十一年。 春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城名。今河南汝寧府治是。水經注。汝水東逕懸瓠城北。城形若垂瓠然。 夏四月。魏師還。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皆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 字休元。文帝第四子。 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

戶以汲。施大鉤于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字含文。熹之子。司馬劉康祖。彭城呂人。共救懸瓠。魏遣任城公乞地眞逆拒之。質等斬乞地眞。四月。魏主燒攻具。引兵還。

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宋以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畧。及爲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

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史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

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令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崔浩孤負聖恩。不爲無罪。至于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尙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于浩。 李孝伯。平棘人。順從父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注見前。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元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尙書江湛。寧朔將軍王元

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聽。七月。宋主遣王元謨帥沈慶之申坦（魏郡魏人）水軍入河。受督于青冀刺史蕭斌（摹之之子）。臧質王

方回徑造許洛。駿（武陵王）、鑠（南平王）東西齊舉。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震盪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于魏主。請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以火箭燒之。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

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卹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元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是先元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元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會元謨適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將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淸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

衆人咸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元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石濟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東。濟水北來注之。注。垣護之守石濟。即此。東燕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佛狸魏主小字。清口。清水入河之口。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自東平趨鄒山。鄒嶧山。注見前。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即嶧山碑。李斯所篆。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守仁孝。河東解人。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魯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漢縣。今屬河南陝州。斬縣令。以趙難爲令。使爲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河東汾陰人。尹

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于陜。元景于後督租。陜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陜。安都等與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衲兩當。前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于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

日虜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襄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敵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敵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部落皆來送款宋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明元帝之孫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戍名在壽州北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于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

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禽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仁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字少微。吳人。曰。城中乏食。百姓咸

有走志。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得達。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駿小字忝爲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歿。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山名。在江寧府六合縣東南。臨大江。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北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北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

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攻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臧澄之。燾之孫。毛熙祚。修之之兄子。等營東山。前浦。俱在盱眙縣東南。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太武帝子。後改封臨淮。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字道真。林子少子。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初。璞到官。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爲城守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

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及臧質向城。衆皆勸璞勿受。璞歎曰。同舟而濟。胡越一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專功而留虜。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戍名。注見前。至于暨陽。晉縣。隋省。故城在今常州府江陰縣。六七百里。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尚書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

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及宋平。

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饈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讐敵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于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吾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三王謂江夏。武陵。南平。三王也。魏亦竟不成婚。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八

南北朝

辛卯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眞君十二年。春正月。魏師還。

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于宋主曰。魏人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是月、王元謨退還歷城。魏人復取碻磝。

宋主殺其弟義康。

初胡藩之子誕世反。據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道過豫章。擊斬之。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

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于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至是。魏師在瓜步。人情恟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于君山。在盱眙縣東北。亦名軍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質復之。且寫臺格以示魏衆。云斬佛貍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主大怒。作鐵牀。于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上堅密。頹落不過數升。魏

魏師力屈退走而沈璞臧質不敢躡其後義恭復不敢邀其前南朝恇怯若此宜魏之往來如入無人之境也

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三旬。城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魏主乃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去城數十里。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宋嵓。治廣陵。今揚州府是。）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

輕進易退固致敗之由矣戰日時必待中詔實乖制勝之道而將帥遲迴觀望轉得藉以爲口實欲以集事難矣

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賑卹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爲北中郎將。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然是役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夏四月。宋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徐湛之爲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謚景穆。)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切諫。畧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複姓。)道盛。有寵于晃。與愛不協。愛恐爲所糾。遂搆其罪。魏主怒。斬道盛于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

元謨退敗當問其致敗之由敵强盡力不得已而敗雖不罪之可也敵弱而已望風先逃卽應斬之以狥於衆豈可以衆人懼罪聊爲調停當時紀律尚可問耶

子濬爲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時濬年十二。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考魏書文成帝紀。帝生于眞君元年六月。至是應年十二。通鑑作時濬生四年。綱目因之。恐是誤筆。今依魏書改正。

秋。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元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元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魏復通好。

宋主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

宋以王僧綽曇首之子。爲侍中。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爲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

宗愛罪不容誅而拓跋余德其迎立之謀忘討賊之義竟以爲大司馬是亦亂臣賊子而已不旋踵而禍及可見天譴昭然不爽

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托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

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魏主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弑之。諡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僕射蘭延。魏北方諸姓烏落蘭氏後改爲蘭氏和疋。通作雅薛提。太原人等秘不發喪。延疋以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自以得罪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翰余皆太武帝之子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

夏。五月。宋人侵魏

先是魯軌之子爽小字女生。及其弟秀。小字天念。自魏奔宋。軌初自晉奔秦。秦亡。復奔魏。魏太宗以軌爲襄陽公。鎮長社。軌常思南歸。未果。會卒。爽襲父爵。與其弟秀。俱有寵于魏世祖。既而有罪懼誅。遂帥部衆千餘家。請降于宋。　軌奔秦。事具前。　宋主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宋郡。僑置司州于此。故城在今汝寧府信陽州。秀爲頴川太守。至是。

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字仲弘。尚之之子。　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遣蕭思話督張永字景雲。茂度子。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北伐。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

石隱岩棲處士虛聲之爲耳既爲大臣致仕後豈宜徇名高尚乎然尚之既居山矣旋復視事則所謂矯誣熱中進退無據宜袁淑譏之

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淸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宋主意止存河南。亦不從。軍都。漢縣。後魏曰昌平。今爲州。屬順天府。州西北有山曰軍都。爲太行第八陘。即居庸關也。又使侍郎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寰宇記。其山四面等方。故名。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

宋太子劭。始與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

履霜堅冰義經早著炯戒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密是直自襲篡弒耳豈特坐昧先幾寔是貽謀乎占

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女巫也。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已而慶國白其事。劭補天與爲隊主。宋主聞之。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耶。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宋主爲彼人。或曰其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東陽公主卒。出嫁濬府佐沈懷遠爲妾。恐事泄白劭密殺天與。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吾其殆哉。乃具以其事白宋主。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

捕之不獲。宋主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虎頭。濬小字。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秋八月。宋攻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至虎牢亦還。

諸軍攻碻磝。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張永撤圍夜遁。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不克。以軍乏食。退屯歷城。魯爽至長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參軍蕭道成字紹伯。小字鬭將。承之之子。等將兵向長安。胡三省曰。蕭道成始見此。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于大索。城名。今開封府滎陽縣治是。括地志。滎陽縣。即大索城。又有小索城

在縣北。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是為文成帝。討愛。誅之。

魏南安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代人。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在眞君十二年。是年六月。改元正平。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陸麗俟之子。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于

社稷。遂定謀共立濬。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麃迎濬于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爲皇帝。廟號恭宗。立乳母常氏爲保太后。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向之所毀。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下髮。

上者。不可私入以官祿敘酬功。非禮也。陸麗源賀辭讓一再。可謂能見其大。足愧當時之懷私希寵利者。

魏以周忸爲太尉。陸麗爲司徒。杜元寶魏郡鄴人。明元密皇后從弟遺之子。爲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慆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臣爵授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爲二王耶。乃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爲東平王。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已而忸坐事死。明年。元寶亦以謀反誅。時魏法深峻。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魏用元始歷。

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歷。楊偉所造。世祖克沮渠氏。得趙𢾺音斐元始歷。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尚之受劭司空大節掃地較長樂老無廉恥爲尤甚直非人類耳

癸巳宋元嘉三十年。魏興安二年。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

初。濬以南徐刺史鎮京口。求爲荊州。宋主許之。濬還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爲司空。

宋主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南平王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

袁淑一聞劭言始則諷以疾勸力叱纂邪繼則明以衲至正言折亂謀可謂凛

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慮有竊聽者。旣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詐爲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

然大義不愧純臣然使彼時卽與發其事或當不至決裂乃猶豫不決終夜繞牀欲何爲哉幸以身殉不然罔史之誅不能逃矣

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至劭使登車辭不上乃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馳入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其夜宋主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兵入殺之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于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刃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俱戰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濬時在西州府聞臺內喧噪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爲俄而劭馳

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卜天與吳興餘杭人。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于內。並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道。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爲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爲吏部尚書。時武陵王駿。方討西陽蠻。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附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西陽。宋郡今湖北黃州府是。五洲。在黃州府蘄水縣大江中。巴水今曰巴河。源出黃州府羅田縣入江。

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僧綽既特謀廢劭齋閣之變挺力圖討賊卽引身殉節再無二義乃隱忍受官旋卽見殺有愧袁淑諸人多矣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前代故事。卽所上廢太子諸王典故。乃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所親戚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北第。諸侯王列第于臺城北。故云。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是爲孝武帝。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駿以慶之領府

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之皆爲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道產之子爲長史行留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同舉兵以應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劭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至于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疑舊臣不爲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勸劭養銳待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

顏竣初奉孝武討逆時出入卧內擁衛起居頗似謹密者何以貴顯之後頓爾驕奢卒致禍逮妻孥可謂

得久。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梁山。即天門山。注見前。太尉司馬龐秀之。河南人。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于鵲頭。山名。在江南池州府銅陵縣北。元和志。即春秋鵲岸。沿流有鵲尾洲。六朝屯兵處。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孫。自侯道南奔駿。即以為長史。駿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于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于淮上。秦淮水之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駿于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禀。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軍中皆不知駿之危疾也。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

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戰。一聽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鬭。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劭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改謚太祖曰文。廟號太祖。劭初葬太祖。謚曰景。廟號中宗。尊母路氏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于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

之所。爲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皆臠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縛劭于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道育匿于劭所。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于牙下。濬帥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于大航。暴尸于市。汙瀦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于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璞守于湖。坐不迎義師誅。贈袁淑爲太尉、諡忠憲。徐湛之爲司空。諡忠烈。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

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

尚之自劭敗後。左右皆散。自洗通作洒。黃閤。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閤。自洗。躬親洒掃也。宋主以尚之及其子偃。素有令譽。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秋七月。辛酉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並尚方雕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上疏陳述得失。畧曰。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今歷下。泗間。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于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虜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返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

未時親。是檳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于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强仕。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遭毀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書令。然升平不至。昏亂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

奏忤旨。自解去職。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政于是乎衰。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

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武昌王渾亦宋主弟也。嘗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爲戲笑。長史封上之。廢爲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

甲午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春正月。宋立子業爲太子。

將置東宮。省率更令。餘各減舊員之半。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宋主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宋主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

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登
壇。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
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爽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
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
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義宣
駭愕。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後繼。秀見義宣出。拊膺
曰。吾兄悞我乃與癡
人作賊。今年敗矣。
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
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
奈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王元謨。統諸將討之。進
據梁山洲。三月。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
之。而陳誠于宋主。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以子慆與竺
超民。留鎮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爽亦引兵趣
歷陽。與質水陸俱下。爽旋爲沈慶之所殺。徐遺寶亦走

死。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由是駭懼。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王元謨使告急于元景。欲退還姑孰。元景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頓兵西岸。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諶之。質等大敗。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于南湖。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南。一名五丈湖。輿地紀勝。臧質逃入南湖。以荷自蔽。即此。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曾

秀赴水死就取其首義宣走向江陵衆散且盡尋爲朱修之所殺並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

宋置東揚州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荆江爲重鎭甲兵所聚在焉三州戸口居江南之半至是宋主惡其彊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宋江夏郡治夏口城在今武昌府西黃鵠山上今武昌府治之江夏縣隋所置罷南蠻校尉治方城在今荆州府江陵縣東水經注南蠻府在方城東屯營相接是也遷其營于建康荆揚由此虛耗既而宋主以垣護之言移青冀二州并鎭歷城又以王元謨言并雍州僑郡爲一郡　青冀宋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後移青州并治歷城東陽注見前雍州晉太元中置雍州于襄陽宋齊梁皆因之西魏改曰襄州今襄陽府是僑郡晉

僑置京兆。扶風。等郡。皆寄治襄陽。

宋省錄尚書事官。

宋主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乙未　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始興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

從尾大不掉之患自有恩
義兩全之道乃僅於儀服
度數重示裁抑所爲不揣
其本卒致逆釁相尋耳

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劍不得爲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丙申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爲后。后父朗。故燕主弘之庶子也。魏世祖攻燕。朗與其兄崇叛降魏。爲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崇封遼西王已而坐事誅。后沒入宮。至是。以貴人立爲后。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爲太子。是時弘生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托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宋以宗慤爲豫州刺史。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王子爲方鎭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鎭。典籤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愨爲豫州。吳喜臨安人。爲典籤。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字孝思。宋主第二子。後改封豫章王。爲揚州刺史。

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而宋主以子尚爲刺史。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

冬十一月。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敵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

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父憂。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綸似絮而細。絮以綵綸以彩色之綸納于布衣中也。主衣。尚衣奉御之官。

丁酉　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春正月。魏侵宋。入兗州。

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南陽人。宋主遣薛安都沈法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注見前。荊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軍討之。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于市曰。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免之。

秋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穆。宋主旣命延孫鎭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辨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劭及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鎭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于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鎭京口以防之。

戊戌 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鬭。故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吉

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于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魏主屏左右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于衆中諫之。而于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

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所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小。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人主爲之動容。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

夏六月。宋以謝莊字希逸。密之子。顧覬之字偉仁。吳縣人。爲吏部尚書。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爲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顗、王彧（字景文。球從子。）爲之。侍中蔡興宗（廓之子。）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重輕。人心豈可變耶。後竟如其言。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爲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耻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宋主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舁（羊茹反。對舉也。）棄之。（太后兄慶之。常爲王氏門下騶。故僧達厖其子。）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

僧達。會南彭城晉南渡後。僑立南彭城郡于晉陵界。民高闍。與沙門曇標等謀反。伏誅。高闍。曇標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爲帝。事覺。伏誅。宋主因誣僧達與闍通謀。賜死。

魏侵宋清口。此汶水合濟之口。水經注。濟水逕安民亭西。汶水東北來注之。所謂清口也。安民亭。在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宋青冀刺史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連戰破之。宋積射將軍殷孝祖。陳郡長平人。羨之曾孫。築兩城于清水之東。魏鎭西將軍封敕文。代人。攻之。清口戍主傅乾愛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顏師伯遣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于沙溝。亦曰中川水。水經注。中川水逕盧縣故城東北入濟。俗謂之沙溝水。盧縣故城。在濟南府長清縣。宋主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天與之弟。等會傅乾愛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

皮豹子將兵三萬寇青州。師伯與戰。將軍焦度（南安氐人）刺豹子墜馬。幾獲之。

宋以戴法興（會稽山陰人）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巢尚之（魯郡人）為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御史臺謂之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胡三省註。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皆謂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

重一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財賄。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顧覬之獨不降意于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孫劉。謂魏孫資劉放。具見前。

己亥　宋大明三年。魏太安五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誕伏誅。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惟江智淵乎。江智淵。南史作智深。湛從弟。既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爲侯。遣之國。使垣閬戴明寶襲之。明寶使誕典籤蔣成爲內應。誕知之。斬成。

擊殺朗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人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還之。歐陽。成名。在揚州府儀徵縣東。水經注。吳城邗溝。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即此。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誕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以劉琨之爲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于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時值久雨。慶之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慶之帥

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誕初閉城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誕兵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有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于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濮陽范義爲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爲也。

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先是宋主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諍宋主浸不悅竣自謂恩舊莫比而所陳多不納疑宋主欲疎之求外出以占其意宋主即以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已而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啟請命宋主益怒及是會誕反遂誣竣通謀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沉其男口于江

秋九月宋徙郊壇造五路天子所乘法車有玉金象革木五路

初晉人築南郊壇于巳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宋主詔徙于牛頭山在上元縣南有兩峯西直宮城相對亦曰天闕山

之午位。又造五路。依金根車。沈約曰。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加羽葆蓋。明年。宋主祀郊廟。始乘玉路。

庚子 宋大明四年。魏和平元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三月。后親蠶西郊。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于王者。魏人忿之。遣陽平王新成景穆帝之子。等督諸軍分道出擊。虜獲甚衆。

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前注見。于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宋以顏師伯爲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樗蒲。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辛丑宋大明五年。魏和平二年。春正月雪。

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于禍。

夏宋立明堂。

作大殿于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反襄陽。為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新野人。行府事。休茂欲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張伯超有

諸王不使任邊州及輸甲兵絕賓客實保全懿親第一義若果行此則江州荆郢之禍可無再見而廣陵建平亦得以祿位終矣懷文之諫雖意在優施恩誼豈知愛之適所以害之耶

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行事及主帥而舉兵。休茂從之。徵集兵衆。建牙馳檄。參軍尹元度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甲兵。禁絕賓客。懷文固諫乃止。

秋九月。甲寅朔。日食。

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先是慶之以克廣陵功。拜司空。領南兗州刺史。至是慶之固讓司空于柳元景。詔許之。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張昭所開。昭封婁侯。故名。在江寧縣東南。元和志。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字孝羽。宋主第八子。為南徐州刺史。

子鸞母殷淑儀。義宣之女。義宣敗。宋主密取之。假姓殷氏。或云。殷琰家人。入義宣家。後沒入宮。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其府。及為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刺史。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岱何由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吾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長短。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張岱。字景山。永之弟。

十二月。宋禁士族雜婚。胡三省注。謂與工商雜戶為婚也。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壬寅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春正月。宋策孝秀胡三省注。孝廉秀才也。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于上風體訓速于草偃宋主惡其諒也投策于地

三月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宋主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己出爲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宋

主大怒。賜死。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以淑儀之卒。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于龍山。在江寧縣西南。寰宇記。巖山。宋孝武改曰龍山。鑿岡通道。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埋葬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立廟。追贈貴妃。謚曰宣。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宋主臥覽流涕。起坐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貴。江智淵先議妃謚曰懷。宋主以爲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惶懼。竟以憂卒。宋主嘗與羣臣數至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悅。即以德願爲豫州刺史。劉德願。懷慎之子。

秋九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

浮圖雖自治其教然既在戴高履厚之中一切當與

四民同治不待言也晉宋間乃以沙門致敬人主著之令甲正與舊律文所載僧道拜父母均爲笑譚

圖爲教。反經褻道。屈膝四輩。王幼學曰。釋書所謂四部大衆也。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徐昭文曰。謂高年之僧臘。僧家不序齒而序臘。以捨俗爲僧之年爲始。如云僧臘若干。謂爲僧若干年也。而直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從之。

宋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請更造新歷。不報。冲之以何承天所製元嘉歷疎舛猶多。乃更造新歷。上表言之。以爲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胡三省注。今歷。今法。皆冲之更造者也。歷家分上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終。又復于上元甲子。宋主令善歷者難之。不能屈。已而不果施行。

癸卯（宋大明七年。魏和平四年。）夏。宋以蔡興宗袁粲（字景倩。淑之兄子。）為吏部尚書。

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元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魚蹇反）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胡三省注。言其狀似崑崙國人也。崑崙國在林邑南。）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儀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興宗父廓嘗為豫章太守。）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冬。十月。魏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如宋明根奉使三返。宋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土障葛燈皆前人留以示儉雖無侍中稱述見之亦當愀然動容乃轉以諧語自蔽其祖是全不知締構艱難宜其不能垂後也

甲辰 宋大明八年。魏和平五年。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是爲前廢帝。

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以故內外畏之。至是殂。謚曰孝武。廟號世祖。世祖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于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世祖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及是遂殂于殿。 袁顗。字國章。淑兄子。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元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慢無戚容。興宗出告人

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見左傳。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爲新昌宋郡。治頓丘。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太守。王元謨爲南徐州刺史。

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興宗于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

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法興等惡王元謨剛嚴。以爲南徐州刺史。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乙巳宋前廢帝子業景和元年。太宗明帝彧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是爲獻文帝。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胡三省注。楚楚。酸痛之貌。魏主濬嗣興。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及是殂。諡曰文成。廟號高宗。太子弘即位。時年十二。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于代郡。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宫車宴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穆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書事。既而渾又自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秋。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

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欲有所為。戴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于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贗猶言偽物也。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

服。深忌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横死矣。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內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並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並其子弟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及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

慶之老臣而甘於狎昵甚至與公主同載無耻極矣且其始猶諂何尚之後乃屢罷屢出垂老賜藥盜亦行所自取耳

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爲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于將迎。始終無迕。子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子業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面首。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齇。壯加反。鼻上皰也。褚淵。字彥回。湛之之子。

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于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之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即世祖陵在龍山。太史以爲不利于子業。乃止。

宋義陽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出奔魏。

昶爲徐州刺史。素爲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子業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携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宋以袁顗爲雍州刺史蔡興宗爲吏部尚書。

顗始爲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顗懼。求出。以爲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時臨海王子頊爲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頊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

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爲八州行事。頵在襄沔。地勝兵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閒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頵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字元琬。豫章人。爲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長史。頵與之款狎過常。頵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蔡興宗爲吏部尚書。

冬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灊人。澄之元孫。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于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于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常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托者耳。興宗非有求于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于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

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子業乃使沈攸之（之字仲達。慶之從子。）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賻恤甚厚。（慶之子侍中文叔。謂其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遂得免。時王元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甚。子業大怒。元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爲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

隆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捉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沈文季字伯達。劉道隆。懷慎弟子。閑寫謂思得清閑。傾寫所懷也。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文帝第十一子。即明帝。等于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拘于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陽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年長。尤惡之。以彧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性尤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納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迎于後宮。俟生男。以爲太子。彧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及曚妾生子。名曰皇太子。爲之大赦。 東海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後改封廬陵王。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前何邁之謀事見上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先是子業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暢之弟至湓口及是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南安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殺其三子。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是爲明帝。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及子業左右壽寂之。風俗通。壽姓。吳王壽夢之後。寂之。吳興人。王敬則。臨淮射陽人。等。陰謀弑子業。會巫覡言華林園竹林堂有鬼。先是。子業遊竹林堂。使宮人裸而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後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堂中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彧獨在

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南陽涅陽人）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宿衛之士皆畏之及是以將巡荆湘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捕鬼親自射之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子業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子業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子業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僕射

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彧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以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于子業。嘗無禮于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宋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沈攸之以聞。皆伏誅。攸之復入直閤。

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鄧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雍州刺史袁顗與參軍劉胡南陽涅陽人。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子勛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謂宋主賜豫章王死也。簒竊大寶。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

而當之饗。于是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字寶孫。孝武第四子。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注見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皆舉兵以應子勛。

丙午宋泰始二年。魏顯祖獻文帝弘天安元年。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

晉安王子勛遂稱帝。

宋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洲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顗爲僕射。張悅爲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虯。行會稽郡事孔覬。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益州刺史蕭惠開。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

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勛。崔道固清河人。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顧琛。字弘緯。吳人。蕭惠開。思話之子。柳元怙。元景之從兄。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會稽諸郡之兵。又已至永世。晉縣。唐廢故城在今鎮江府溧陽縣。宮省危懼。宋主謀于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琰字敬琪。孝祖族子。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尋為參軍杜叔寶坦之子。所制。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淸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吳後。方當勞聖慮耳。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

（宋主遣孝祖之甥潁川荀僧韶說孝祖入朝孝祖即日帥文武二千人東還所領皆傖楚壯士　荀僧韶通鑑作葛令依南史）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祐。督將軍劉勔。（字伯猷彭城人）呂安國。（廣陵人）等討殷琰。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督將軍沈懷明。（吳興武康人）蕭道成等討孔覬。（先是宋主徵覬爲太子詹事使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郡以應袁鄧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至是覬遣其將屯晉陵部陳甚盛　孔璪覬從弟）巳而殿中御史吳喜將兵克義興。（喜請于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于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皆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喜進逼義興諸壘皆潰劉延熙赴水死）將軍江方興。（濟陽考城人）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及吳興吳郡。（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宋主遣方興道隆至晉陵道隆激厲諸將急攻拔之孔璪時屯吳興與袁標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等遂進攻會稽。克之。（喜等引兵向會稽取西陵上虞令王晏起兵攻

郡執尋陽王子房。孔覬出走。爲晏所獲。及璪皆斬之。顧琛等詣喜歸罪。喜宥之。送子房建康。貶松滋侯。上虞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浙江紹興府。西陵渡名。在紹興府蕭山縣西。後五代時吳越改名西興。

宋太后路氏殂。

太后聞子勛建號。心幸之。延宋主置酒進壽。宋主覺之。即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殂。

二月。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

渾專權多殺。侍中拓跋丕（烈帝之元孫。後封東陽王。）告其謀反。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秋八月。宋臺軍（六朝以禁城爲臺城。禁軍爲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先是。宋臺軍敗于赭圻。（前注見）殷孝祖中流矢死。鄧琬遣其將以萬人據赭圻。閻亮以二萬衆屯鵲洲。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

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十八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果中流矢死。人情震駭。宋主以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先是。江方興。吳喜既克三吳。宋主遣擊尋陽。及殷孝祖死。衆謂沈攸之當代爲統督。攸之以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乃讓之。方興大悅。明日。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會宋主以攸之假節代孝祖督前鋒。吳喜亦以所領五千人至。攸之乃帥諸軍圍赭圻。時鄧琬遣劉胡東屯鵲尾。衆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攸之邀擊。胡大敗。被創走。攸之遂拔赭圻。宋主遣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已而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督。顗本無將畧。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唯賦詩談義。不復撫接。諸將由此大失人心。劉胡尤切齒恚恨。與臺軍相拒于濃湖。在繁昌縣西。今荻港。其餘浸也。將軍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越鵲尾。上據錢溪。在池州府貴池縣東。亦曰梅根渚。渚東即古梅根錢監。故名。斷南軍糧道。劉胡攻之。不能克。攸之復擊破濃湖軍。胡遁去。顗亦走。

與世所據錢溪。覬遣胡攻之。屢爲與世所敗。攸之遂進攻濃湖。拔其營柵。大破之。于是江路阻斷。胡軍乏食。夜走。覬聞之。亦棄衆西奔。建安王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覬至鵲頭。爲人所殺。胡走入沔。竟陵丞陳懷直斬之。八月。攸之進兵克江州。張悅斬琬。齎首詣建安王休仁降。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以降。子勛被執。攸之斬之。傳首建康。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荆郢雍湘豫章。平諸餘寇。袁曇遠爲始興人所殺。龐孟虯走蠻中死。何慧文自殺。崔道固。程天祚。柳元怙皆請降。海陵王子頊爲治中宗景所執。送建康。荆州行事孔道存。郢州行事張沈及劉順等餘黨。皆伏誅。

九月。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于宋主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于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于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宋主亦不聽。安都聞大兵北上。懼而降魏。魏遣將軍尉元等救之。元至安都。出迎。元不禮于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元知之。不果。

宋主於孝武之子誅戮無遺而甘爲呂秦牛晉之續

發。乃重賄元等。元遂隱之。張永等進逼彭城。攻之。不克。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永等棄城走。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于呂梁。山名。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南。其下即呂梁洪。列子稱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即此。之東。死者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及攸之僅以身免。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初。汝南太守周矜。起兵以應建康。袁顗遣司馬常珍奇執斬矜。以珍奇代爲太守。前泰山太守畢衆敬。奉使請兗州募人。薛安都說之叛。建康使行兗州事。及尋陽平。皆請降于建康。會安都叛宋。珍奇亦以懸瓠降魏。魏以師迎之。衆敬以其子在建康被誅。魏師至。亦降。珍奇尋復歸宋。衆敬遂仕于魏。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乃僑立兗。徐。青。冀。諸州。兗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治鬱洲。虛置郡縣。荒民無幾。常珍奇。汝南人。畢衆敬。東平須昌人。鍾離。鬱洲。注俱見前。

宋立子昱。即後廢帝。爲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

天理盡人道滅欲不再傳而亡得乎

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宋豫州益州平

先是劉勔至壽陽殷琰與杜叔寶欲降以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及是宋主使中書爲詔諭琰（蔡興宗曰叛亂既定是琰思過之日宜手詔以慰引之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之非所以速淸方難也不從）琰得詔疑勔詐爲之欲降于魏主簿夏侯詳（字叔業譙人）極陳不可琰乃帥將佐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秋毫無犯壽陽人大悅初壽陽兵起蕭惠開集益州將佐謂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于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

眷。嘗奉九江。乃舉兵應之。及尋陽平。宋主遣惠開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召還建康。





